

10 09



南通文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目 录

沙淦烈士事略·····	梁朱明 (1)
南通最早的同盟会员刘光谦·····	凌君钰 (3)
民初丝鱼港反抗田捐风潮·····	费范九 (5)
民初平潮农民抗捐暴动纪实·····	钱 铭 (10)
陶桂林先生和馥记营造厂·····	潘志浩 (26)
日寇十总大屠杀·····	纪 力 (42)
苏中四分区东南行署贸易工作的片断·····	陈 伟 (49)
陶司令收编孙二富·····	朱 坚 (59)
回忆先母野田志那·····	陈共进 (69)
“何四旅”的兴亡·····	钱秉基 (76)
特务总队的创建和解体·····	张德云 蔡麟卿 (97)
日伪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	姜颂平 (125)
我所知道的李士群·····	姜颂平 (135)
反“清乡”斗争中打入汪特内部的回忆·····	陈自求 (166)
“活关公”——京剧名角王鸿寿·····	余学广 (187)
南通唐闸镇粮食业发展简史·····	蒋炳和 (212)

南通段家坝小磨麻油·····	张叔礼 (224)
掘港特产三伏虾油·····	冷德裕 (229)
海门颐生酒厂的茵陈酒·····	宋问渔 (231)
南通甜包瓜·····	蒋文聪 (236)
海安糯米陈酒·····	万里程 张力生 (243)
白蒲“三香斋”茶干·····	茅衍年 (245)

沙淦烈士事略

梁朱明

狼山半山亭，原为沙淦烈士纪念亭，十年内乱期间，亭内烈士塑像、塑额、纪念碑等均被毁，今于亭内重建“沙淦烈士纪念碑”一座，碑背镌刻“沙淦烈士事略”。全文刊录於此，为日后碑文漫漶不辨，存备参考。——编者

沙淦烈士，字宝琛，南通县人，一八八五年生，少有壮志。一九〇五年东渡日本，肄业于东京成城警监学校。时孙中山先生在日组同盟会，团结革命力量，烈士毅然加入。一九一一年春回国，投身报界，宣传革命。在南京策反清军，不幸泄密，险遭捕杀，赖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同盟会员赵声掩护得脱，化装北渡，暂栖身于阜宁、南通教职。旋又去沪，从事革命活动，以江北副招讨使名义，四出游说江浙军队，相机举事。辛亥武昌起义，在汉阳参加救护工作。继回上海与陈英士等共谋发起围攻上海制造局之役，事成，任陈英士都督府参谋。一九一二年一月参加中国社会党，为主要干事之一，四月又与陈英士等在会党人士中组织“侠团”，创办《社会世界》杂志，自任主编。同年十一月因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投袁献媚，愤与决裂，另组社会党，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实为无政府主义，发表

反袁言论。独立建党仅十日，即遭袁下令查禁解散。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军兴，烈士积极参加讨袁活动，以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名义回通筹募经费。商会佯允应募，匿告主者密令逮捕，未经数日，未一鞠讯，即以乱党罪名，会同县署驰电省督核准处死，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被害于城北王家坝，时年二十八岁，遗骸由其父收葬于家乡李观音堂东北茔地。后十五年，封墓树碑，表彰功烈。

南通最早的同盟会员刘光谦

凌 君 钰

南通最早的同盟会支部，是一九一二年初，由同盟会员徐刚到南通建立的，但他却不是南通最早的同盟会员。

南通最早的同盟会员是刘光谦和沙淦。沙是一九〇五年去日本留学时，在日由孙中山先生介绍入盟的，具体月日现已无法查考，但可肯定在这年的七、八月间。刘字伯襄，名光谦，一九〇五年春，到法国留学。不久孙中山也由德国来到法国，在留学生中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很有威望。刘虽出身于官僚商人家庭，但思想激进，倾向于革命，经常和友人去听孙中山演讲，从此就和孙先生熟稔起来。

一次，刘光谦单独到孙的寓所去拜访，请教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相谈之后，甚为契合。孙拿出一张白纸，写上旅欧中国留学生盟书的誓词，并对刘光谦说，愿亲自介绍他加入，刘欣然同意，随即在誓词的下面写着“孙文监誓，刘光谦誓”八个大字，并写上当时的年月日，刘当着孙中山面将誓词宣读了一遍，盖上指印。他就成了同盟会前身的旅欧中国留学生盟员。

刘光谦自从加入同盟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活动更加积极了。因家境富裕，父亲刘一山经常从南通寄钱接济这个在国

外留学的儿子，刘光谦省吃俭用，把平时节约下来积存的四百法郎，全部交给孙中山先生作为革命经费。对此，同学们都敬佩地谈论他参加同盟和孙先生往来频繁的事。后来他的誓词被另一个留学生盗去，讨好清政府，亲手送给钦差孙宝琦，迫使他辍学回国。

刘光谦遭此打击，回国后家居南通，但锐气未挫，仍从事文化宣传和研究国际问题，继续鼓吹革命，在南通的《通海新报》上写了不少介绍国际关系的文章和评论。民国成立后，曾任我驻日本使馆文化参赞兼秘书等职。在国外，对家乡的报刊宣传工作仍非常关心，民国五年，即一九一六年，曾以他的研究心得写了《国际法与裁厘加税问题刍议》正续两篇，先寄给南通的报刊刊载，获得好评，然后又在日本报刊上发表。

刘光谦是南通最早的同盟会会员，知道的人不多，因他是在国外由孙中山先生单独介绍的，加上宣誓词被窃，而且那誓词仅写在一张白纸上，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册也没有他的名字，仅记有南通黄的，参加的日期是乙巳年（即一九〇五年）九月十八日。沙淦，在日加入同盟会的具体月份虽不详，但既可肯定在1905年七、八月间，则较黄的为早。

民初丝鱼港抗亩捐风潮

费 范 九

丝鱼港抗亩捐风潮，是通境辛亥光复后一件大事。起因复杂，酝酿多时，在沿江十多里的农村内爆发，聚集至数千人，虽未能持久，而民情激烈，一无所畏，后被武力镇压而消灭。我在数年前，曾写过一稿，略而不详，续向各方面调查访问，并得到旧地方报纸所载的文件，有所补充订正，重作如下的记述。

先是，通州知州关炯与芦泾港人陈琛（旧保甲董事，字葆初）相识，陈琛以天生港、芦泾港、任港、姚港沿江坍削，请关炯勘视，筹保护办法，关炯于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沿港视察，初议筑锐形土堤六十座，以杀湍流。张謇据此初议，迭邀外国工程师测量设计，改订石桩保坍方案，约需工费五十万两，由地方借债兴办，分二十年摊还，每年还本息四万两。在州自治局集议多次，至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定议，每年由天芦任姚四港认还二万两，全境认还二万两。陈琛考虑天芦任姚所认二万两，恐不胜负担，其天生港以西，如九圩港捕鱼港大小李港丝鱼港一带，均苦江岸坍削之患，实有联合保坍的必要，范围扩大，摊款数字就可平均减轻，负担比较容易。陈琛与平潮镇人邵奎（旧保甲董事有世交，即约邵奎倡联合保坍之议。邵奎命其乾儿子郭长生往汤宝森、江铨、崔西庚、左茂林等处（汤等四人，均是旧保甲董事），转达陈琛意旨，并且约集在

邵奎家里，作具体计划。经过酝酿，又在汤宝森家里传集各圩头，宣传保坍的好处，尚未说出摊款多少，一九一二年三月天生港至任港挑筑江堤告成，陈琛又请邵奎、汤宝森、江铨、崔西庚、左茂林、郭长生等实地参观，堤身高一丈二尺，堤脚宽六丈，堤面宽二丈，沿江向未见过如此的堤工，邵等赞叹之下，更坚信联合保坍的重要，加紧进行。六月二十五日四港保坍会在庙港开会，张誉主持会议，邵等赴会正式请求加入，会中当然欢迎。邵等从此积极筹备，先议定保坍经费，分直接受益和间接受益田亩，江边向上三里为直接受益田亩，每亩每年认捐四元，再向上为间接受益田亩，每亩每年认捐二元，业户佃户各半分任。预定二十年限期。邵等认为将来筑堤雇工和按亩收捐，大有油水可捞。邵对郭长生和儿子邵岩松说：“你们争取做收支员，这是终身饭碗。”汤、江、崔、左等人，各有所管旧时保甲地段，亦把保坍当做一份新家私，互通消息，不要外人插入。但亩捐传布之后，各港农民极端反对，因业户收租，佃户完租，每亩还不到两元，忽加此沉重之亩捐，简直是破家夺产，惊骇万状。复成八圩之林门，张小圩之张庆，寿原圩之黄禄寿，夹塘圩之叶雨，万耳圩之徐道元，田产较多，反对尤烈。丝鱼港有郑建荣又名朱天荣，向入红帮贩卖私盐，平时与汤宝森仇隙很深，欲借机报复。五接桥有夏昆武由征兵退伍，具有军事知识，正欲一显身手。此二人利用乡民反对情绪，竭力煽动，张贴传单，设立保安会，要约起事。七月二十日集中一千多人，在天后宫烧香齐心，声势越来越大。便就林门住宅为大本营，仿照通城光复名义，郑建荣为总司令，夏昆武为军政长，张庆为参谋，林门为财政长。通知各圩小铁店，日夜铸造大刀标枪之类，並搜得沿港旧土炮数座，装足火药子弹，在林门住宅四周，筑起土城，架炮示威。

保甲会得信，七月三十日开会，召集邵等讨论如何消弭乱事。邵等以为农民不敢造反，只须派兵队前往镇慑，立可消弭。民政署先曾派习良振（字位思）至平湖镇自治会，与总董顾鸣歧商谈，顾鸣歧向与邵不睦，他对习说：“平湖各港保甲由邵等发动加入，平湖镇自治会从未与闻，无从着手，仍应由邵等负责劝谕。”习商顾未得要领，随与邵至五接桥约汤、江、崔、左等人筹议对策，江左等坚决保证无事，习遂回城复命。

乡民两次烧香，专为反抗亩捐，而对方毫无取消亩捐的表示，民愤激动不可遏止。八月初二日有数百人突然集合，林门的侄儿林九督队，向小李港进发。林九头扎黄马纸，手持锋利的长刀，正过小李港桥，左茂林之父左宏馥怕人多过桥发生冲突，赤膊跪桥上拦阻，林九大怒，举刀劈死左宏馥，掷尸港内，立将桥下左茂林住宅烧毁。同时五接桥公所、西被小学和郭长生住宅，亦被乡民捣毁。五接桥公所是崔西庚之弟崔西林设立的，以讲演自治法制为名，平日受理居民纠纷事件，藉收双方捐款接济公所开支，等于衙门，乡民受其压榨，非常怨恨。西被小学是汤宝森创办的，乡民对于新教育隔膜，看不顺眼，所以一齐被毁。毁五接桥公所时，所中职员刘伯伦被戮十多刀，负重伤未死。通城江防营标统许宏恩派往弹压之步队，中午在小李港与林九迎面，立即开枪，打死乡民多人，另有苗二、夏俊生、李占魁三人，被步队带走。郑建荣、夏昆武顿时改变路线，集中数千人，向南路云台山快速集合，希图攻占平湖镇，截断江防步队归路。追进抵云台山，江防营亦回至平湖，双方对阵，乡民连放土枪土炮，伤步队一人，步队放排枪还击，子弹如雨下，打死乡民多人，乡民暂时退散。初三日乡民复起报复，捣毁江、崔、汤等人住宅。初四日江防营又有大队开到，向林门大本营进扑，乡民奋勇抗战，土炮火药潮湿不燃，传说是管

炮的包文彩变节，潜将卤水灌入火药所致。其他炮手急改装新药施放，四面刀枪迎击，打死江防营副目一人，打伤步兵四人，乡民亦伤亡多人，林门大本营中弹焚毁，其组织中心破灭了。郑建荣、夏昆武、林门、林九均突围泗水他去。尚有中央队在后路，为江防营接应，也被乡民环攻，乡民所用刀叉，凭一时血气之勇，不能抵御新式武器，终亦死伤多人散去。

乡民经过烧香齐心，行动颇守纪律。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初四日，乡间并未发生抢劫财物情事，虽焚毁捣毁左、郭、江、崔、汤多家，亦未在各家携取任何财物藏匿。乡民亦有谍报工作，八月初一日汤宝森即来平潮镇借居吴家，崔西庚、左茂林借居平潮镇马家李家，各家门外，有乡民装作卖瓜模样，徘徊探望，轮流不绝。邵奎则雇一大船泊门外，以备紧急时上船远避，而船旁常发现可疑之人探询行止。乡民战斗勇敢，毫不畏怯，在云台山，人退散时，一人留孙姓酒店纵饮，将大刀插在门口，江防营收队路过，喝问谁的大刀，一人怒目回答是我的，被步兵一枪打死。在中央队开往时，有一人左手持木锅盖，右手持鱼叉，立高坟上瞭望，中央队行近，犹不避让，当被刺刀戳死。其后民政署查封郑建荣、林门、张庆财产，共有田二百亩左右，多数标卖得价，给与毁屋各人，也有直接领田作赔偿的。郑建荣、夏昆武、张庆、林九皆不知去向，从未回乡露面。林门避居如境亲戚家，为民政署侦得拘回，处以极刑。

一九二三年三月自九圩港经捕鱼港、大小李港、润子港、大沙港、亮港至丝鱼港，大筑江堤，长达二千四百五十七丈，堤身高一丈五尺，堤脚宽五丈五尺，堤面宽一丈三四尺，由县水利会测线绘图，交各港各圩分段拨夫兴工，不给工资，亦不收亩捐，工次，供应茶水和旱烟，乡民踊跃从事，如期筑成。验收之日，县知事瞿鸿宾和张舜、张容亲往看过，适值桃花盛开，登

堤四望，到处炫目，都是红红白白的桃花，如入武陵桃花源中。张翥曾赋丝鱼港五言诗一首，诗云：

分土自通如，连村接草庐。

家家种桃树，市市卖江鱼。

筒俗驯终易，全望智有余。

真惭田父爱，昔为野谋疏。

此野谋疏三字，不是偶然下笔的，张翥殆悟到当口亩捐罪成大祸，乡民並不反对保坍，隐隐有忏悔之意。而陈琛等的罪过，也可在这里看到了。

民初平潮农民抗捐暴动纪实

钱 铨

宣统元年，南通划区时，平潮为第19区，下辖三十里、四十里、新三十里与丝鱼港四地，而以丝鱼港的面积为最大。

其地沿江濒河，北通如泰（如皋、泰州），南至天狼（天生港、狼山）。原为富庶之地，有五接桥、丝鱼港、大李港、小李港四镇，商业向称繁荣。但在封建势力长期压迫下，人民生活日趋贫困，清末民初，丝鱼港降为通西最差的地区。田租有光租、预租、顿庄、分收多种形式，租金高达亩收获量的40—50%。苛捐杂税见于县志者就有二、三十种之多，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公差”。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悬殊。宣统三年，沿江地区又遭一次特大水灾，“荡决围岸东西七十余里，及常阴沙三十余圩”（见县志），农民家园被毁，生计更困。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南通光复。地主豪绅摇身一变，势力照旧。当地乡董汤树堂（家住崔马圩，与崔西林、徐明远均西乡豪绅），任第三国民小学（袁三圩小学）校长。崔西林与徐源（徐明远之兄）于五接镇设自治研究所，他们以调处居民纠纷为名，互相勾结，从中包揽敲榨，居民深受其害。

清代末年，沿江坍削严重，自光绪初年至民国元年三、四十年间，坍地十余万亩，通西人民的生命财产处于严重威胁之中。光绪三十三年，张謇议立保坍会，并聘请荷兰工程师先后五次到港测量江流，相度地形，绘制图册。民国元年，经县议

会批准，沿江筑堤保圩。

初议仅及南四港一带，其九圩以北与任家港以南均不在内。保圩收费标准较低。“凡沿江芦粮田每亩堤费1.6元，距江较远之上粮田每亩堤费1.2元。业佃各半，两年交清。”（见《南通县志图》）但民国元年6月25日（农历5月11日），当保圩会直庙港事务所开会时，却有平潮区所辖之丝鱼港、捕鱼港、大小李港各董事到会声称，该港近年以来，坍势亦烈，请求加入保圩会。並愿自往各港劝导人民认捐，以期一致进行。

（注①）而乡董汤树堂、江锁、左茂林等人将收费标准提高为江边向上三里为直接受益田亩，每亩年认费四元，再向上为间接受益田亩，每亩年认费二元，业佃各半，预交二十年为期。

（注②）北四港地区大概有田四、五万亩，平均亩征三元，则岁收保圩费十四、五万元，超过南四港实征费用一倍以上。按照南四港堤埝工程合计，费用本息约为八十万金。此四港二十年内合征总数将达二、三百万元，浮收之巨，骇人听闻。

丝鱼港人民不堪压榨，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

征收保圩费消息一经传开，西乡立即沸腾。不仅贫苦农中反对最烈，即一般中小地主也对此横征暴敛大为不满。经过几天秘密酝酿，一支以贫苦农民为骨干的反捐队伍迅速组成。其代表人物有朱天荣、夏昆吾、林门、张庆、林九等人。林九，复成十圩人，从小做木工，妻子早死，有二子，与其兄林俊二人种五亩租田，草屋三间，勉强度日。林为人正直，不畏强暴，人称林九城隍。夏昆吾，五接镇人，父母早亡，孑然一身，曾在天津小站袁世凯手下当绿营新兵，见豪绅横行霸道，愤然参加。林门，复成八圩人，有田百亩，开碾坊，畜牛马，是个富户。张庆，张小圩人，有地五十亩，兼营豆腐店，本人做“阴阳先生”。二人都以地多捐重，也投入了反捐浪潮。朱

天荣本名郑建荣，原为合成圩郑元之子，幼过继于补课圩朱如楨，改姓为朱。曾当盐贩，粗通文墨。本人虽当乡董，但为人仗义，体察民情，也出头抗议。

先是，林、朱商量举动，接着夏昆武、林九等人也参与共举，朱林又共邀张庆加入，以上数人共同商定几项决策：

1.组织保安会，散发揭帖，派人至四乡发动丝鱼港地区全体农民一致起来反对坍捐。

2.运用拜山堂、齐心会形式，团结群众，並利用各种迎神赛会的机会，组织游行示威，显示群众力量与抗捐决心。

3.作好武力抗争的准备，万一官府派兵镇压，决心以武力自卫反抗到底。

公推朱天荣为首，夏昆吾负责军事，林门负责财政。朱天荣自称总司令，夏昆吾为军政长，林门为财政长。

保安会，全称为“自由择善保安会”。目击者林志贤（复成十圩人，86岁，贫农，林九侄孙）解释其含义为，另择善策，保全身家财产。并以“保安会”与“保坍会”相对称，表示针锋相对的意思。

朱林义旗一举，群众奔走相告，旬日之间，上下四十八圩都有人前来联系。春原圩的黄禄寿，夹塘圩的叶雨，万耳圩的徐道元，率先响应。补课圩张造林、张乔林、张马林兄弟三人都会武艺，他们听说反捐抗暴，都带了武器前来参加。如皋县属小马桥有个游方郎中，名叫石来先生，也主动前来支持，免费给民军治病。

此外，还有复成四圩的徐扣，徐家圩的王老八，庄四圩的单寿，柴五圩的袁连，大汐港的张步云，龚头圩的钱步云，都是当时的积极分子。连曹公祠一带也有人前来联络，准备响应。

豪绅们见抗捐运动起来，先是威胁利诱，分化瓦解。汤树堂亲自宴请朱天荣商谈，又找崔西林出面拉拢他，均遭拒绝。接着，又让乡丁冯顺去威胁林门、张庆，要他们退出保安会，被林九、夏昆吾斥走，不敢再去。汤见两计不成，便伙同江鍊、左茂林、徐明远等人去南通见张謇，请求出兵镇压。並且运用污蔑、诬陷等手段捏造不少罪名，如说朱等组织保安会“意在要挟贩私”。又将“择善保安会”之名窜改，说是叫“择君保安会”，“择君”之意在复辟帝制，反对民国（注③）。

张謇时为南通县民政长兼总司令，接到汤、左等人报告后，决定派兵镇压，並在7月19（农历6月5日）派出两支军队，一为清乡队，由王敢率领其主力中央队一队。一为江防队，由管带何占鳌率巡船二艘，估约二百人。

为配合军队的进剿，又派出两人前往大李港“劝谕解释”。一为通城之习良枢（位思），一为平潮之邵奎。並“携去简明告示二百余张，分贴各处，劝令解散。”但“劝谕”不成，一则不肯免捐或减捐，二则动了军队，更加激怒农民坚持抗争到底。

面对地主豪绅的武装镇压，农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扩大保安会组织，通告各村，每户一人，参加团练。目击者施恩甫（二圩桥人，83岁，老农）说：“当时闹事范围很大，南至庙港，北至如境，东至白蒲中界牌，西至江边，朱天荣都贴了告示，没有一家不参加。有的一家还去了两个。”

第二，积极收集与制造武器，並在补课圩朱宅与复成八圩林宅扎下两座大营。关于朱家寨，范五常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朱家住于补课圩南头第一家，南有大路通大沙港，五接桥。村西沿河大道通如境营防港和丝鱼港，东西隔河与龚头圩相

望。朱家寨西南沿河筑有一道高七八尺的土墙，墙前掘有一人深的壕沟。土墙上有炮眼，能从里望外打，敌人却看不见里面的人影儿。这营盘约有十五丈见方，里面除了朱家三合厢房屋外，还有不少空地，搭着临时棚子，堆放不少的武器弹药和粮食，百十人坚持半月不成问题。附近村子都有人前来操练。民军武器除了大刀长矛，还有鸟枪土炮。这土炮威力可不小，它是一个五尺来长的圆铁筒，下面有支座，炮后左侧有孔可放引线。炮膛内填满铁屑、碎瓷、火药，引线一点，能打十几丈远，撩倒十几人。有次，林家试炮，一炮就将屋角削了半个……”关于林家寨，林志贤说：“林门家住八圩中间，前后有护庄河，左右有围墙。林家有正屋三间，厢房四间，厨房四间，牛马厩和一个大竹园，占地三亩半。那时，夏昆吾做统帅。他中等身材，四方园脸，打绑腿，穿军装，年方二十五岁，精神得很。林九和徐扣（绰号徐扣疤子）都做队长。林家东面徐家园设有铁匠炉，十几个铁匠日夜不停制造武器，家家派人参加团练，每天用大甑蒸饭。村口有哨，许进不许出，保守军事秘密……”又说，土炮，是清军抗击太平天国时的遗物，散在民间，后由朱天荣收集起来，分给两营使用的。当时林家寨四角都有一支炮。

第三，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6月6日与6月19日，民军曾经有两次重大行动。据林异才（林门之孙，退休教师）忆述：

“6月6日，大家齐集天后宫（大李港）开会，每户一人，附近各村去了上千人。我们村里当时去了五、六十个，由林九带队，一律青衣短打，头裹白巾，手拿武器，真是威风凛凛。后来6月19日又利用观音菩萨生日，群众去平潮北关帝庙敬香的机会，组织几千人游行示威一次。”（注④）

时至农历六月中旬，豪绅宣告调解失败，决心镇压，民军